

觀世涯

Chinese Paintings of Kongzhongqi

孔仲起山水畫集 II

功力、學養與品格

——讀孔仲起的畫

□ 邵大箴

畫家從事創作必須要有扎實的功力，這功力的不少方面反映在繁瑣的手藝上，從熟悉、掌握繪畫的材質性能，到基本的造型技巧，再到構思、經營畫面的能力，每一道程式都離不開手藝。從某種意義上說，畫家首先是一位手藝人，不甘在手藝上精益求精的人，很難在繪事上有所作為。但繪畫又是極富智性與靈性的創造性勞動，如果一個人只有技術性勞動的熟練，沒有豐富想像力與創造性的投入，那只能是手工匠師，而不能成為藝術家。豐富的想像與別出心裁的創造，來自於畫家深厚的生活體驗與全面的藝術修養，這就是人們經常說的“功夫在畫外”的道理。有了功力、修養之後，繪畫創作要再上一個層次，便要講究品格了。在藝術實踐中，品格無所不在，反映在造型功力與藝術構思的方方面面。尤其在中國畫創作中，品格更為重要，因為中國畫是筆墨的藝術，以書法為基礎的筆墨造型，最能反映創作者內在的精神品格。讀孔仲起先生的畫，我覺得他是當代一位在功力、學養與品格上均有卓越成就的藝術家。

作為主要從事山水畫創作的藝術家，孔仲起很重視造型功力，這一點，也許與當今畫界流行的時尚不太吻合。因為現在山水畫界流行的畫風是輕視造型、獨尊筆墨符號，以為有了某某大師的筆墨符號，便得到了傳統的真諦。殊不知在繪畫中，筆墨雖有相對獨立的審美功能，它同時也是一種造型語言，只是它不同於西畫寫實素描的造型，它是用筆墨在平面上通過黑白、虛實、濃淡、輕重處理空間中形的問題。中國畫強調以形寫神，形神兼備。包括山水畫在內的中國畫，有一脈相承的筆墨造型傳統。說孔仲起有堅實的造型功力，不只是指他寫實技巧的高明，而主要是指他不凡的筆墨造型能力。雖然基於“生活是藝術創作源泉”的認識，他很重視寫生，重視對客觀事物的觀察和研究，但他決不是客觀地寫景，而是借景寫情，寫心中的真切感受，追求情景交融的境界。他對中國畫的筆墨造型理解得很深刻，他在筆墨上深有造詣，深知筆墨語言是傳統中國畫的精髓，是為整個畫面意境服務的。他認為，筆墨的作用該顯則顯，該隱再隱，顯時呈現出相對獨立的審美意義，隱時則服從整個畫面意境的需要。他有個辯證的說法，即為了達到“文采自然”的目的，要“使作品有筆有墨，但又處處不見筆不見墨。換言之，即是在凸現畫面真氣彌滿的畫境的同時，筆墨必須‘功成身退（所謂隱跡立形是也）’”（孔仲起《尊受居畫談》）。他更明確地說：“筆墨即是形，筆墨亦即是思想。”他提出的“忘筆墨而有真景”的主張，是很值得我們重視的真知灼見。他說的真景，不同於客觀再現，也不僅包涵了“物象的風神、氣質，它必定更多地凝聚着畫家自己的所感所思、他的快樂和安慰，他的理想和寄託……”。正是基於這種對筆墨與造型關係的深刻認識，他的筆墨中有景、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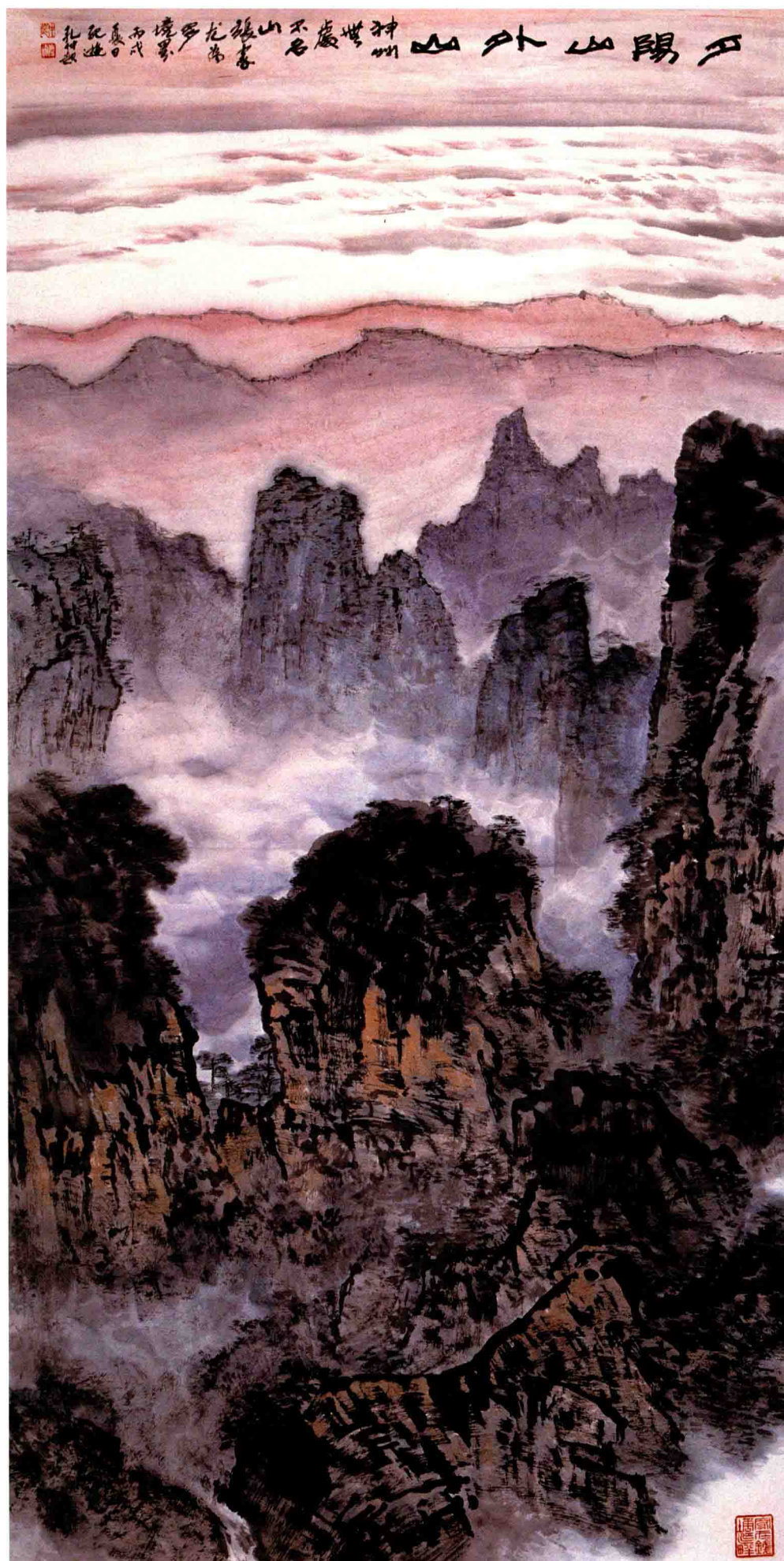
情、有趣、有思。如他用筆線和用皴擦染點創作出來的一幅幅描繪錢塘江海潮的畫幅，寫出了潮水洶湧澎湃的景和勢，也寫出了自己內心對這自然景觀的讚歎，還折射出當今蓬勃昂揚的時代精神。他筆下的山、水、樹木，他勾畫的每一幅畫面，都是從形出發去寄情的，他說：“追求形體的生動是造型的起碼要求。”因此，他不機械地移植前人的語言符號，而是尊重自己面對自然的感受。他反對那些以寫意不寫形為借口的揮灑塗抹，反對學前輩大師的皮毛。他說：“學黃賓虹要吸收它的實質，不是表面上的形體結構等皮毛的東西。”因為孔仲起的造型功力全面而扎實，他的山水畫題材多樣，表現手法也富有變化。

《雁山上折瀑》筆墨語言之粗實、雄渾，《平蕪靜雪》之溫和、抒情，《過嚴灘》的筆線細緻和對古意的追求，以及《山村秋熟時》之濃郁生活氣息，足以反映出他的藝術才能。

山水中畫雲畫水最難，因為雲和水是流動着的。孔仲起善於畫雲和水，善於畫各種形態的雲和水，尤其善於畫波濤湧動的海水，童中焘先生評價說：孔仲起畫水當代“無出其右”。他之所以能在畫水上有這樣的創造，除了有長期觀察和體驗之外，還有他不迷信古人，敢於創新的精神，他在體驗生活的基礎上借鑒古人經驗，大膽創造自己的筆墨符號，如《東風長激萬里浪》、《衝浪千年傳》、《觀無涯》等作品中的海水浪濤，不僅圖式符號各各有別，表現了不同情景中的海水波浪，傳達出不同的氣象與氛圍，還寫出了他創作時激動的情緒。

孔仲起的山水畫兼有廣闊與精緻的兩種品格。在寫景造境中有細緻入微的描寫，又有宏觀的把握。看來，他是一位既有激情又有理性思考的藝術家，且兼有南北兩種畫風的特點。豁達、開闊的心胸，廣博的視野，使他能博採眾長培育自己的藝術；堅定的信念，深厚的修養，又能使他在藝術上固守自己的主張，充分發揮自己的個性。他的山水畫風格博大、雄渾而又平和、雋永，自成一格。但他不故作深奧，更不故弄玄虛，他有崇高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，他尊重大眾的審美趣味，他努力把自己的藝術追求溶化在為大眾能理解的藝術語言之中。他的藝術創造是雅俗共賞的，雅俗共賞其實也是他追求和珍惜的一種藝術品格。

二〇〇八年九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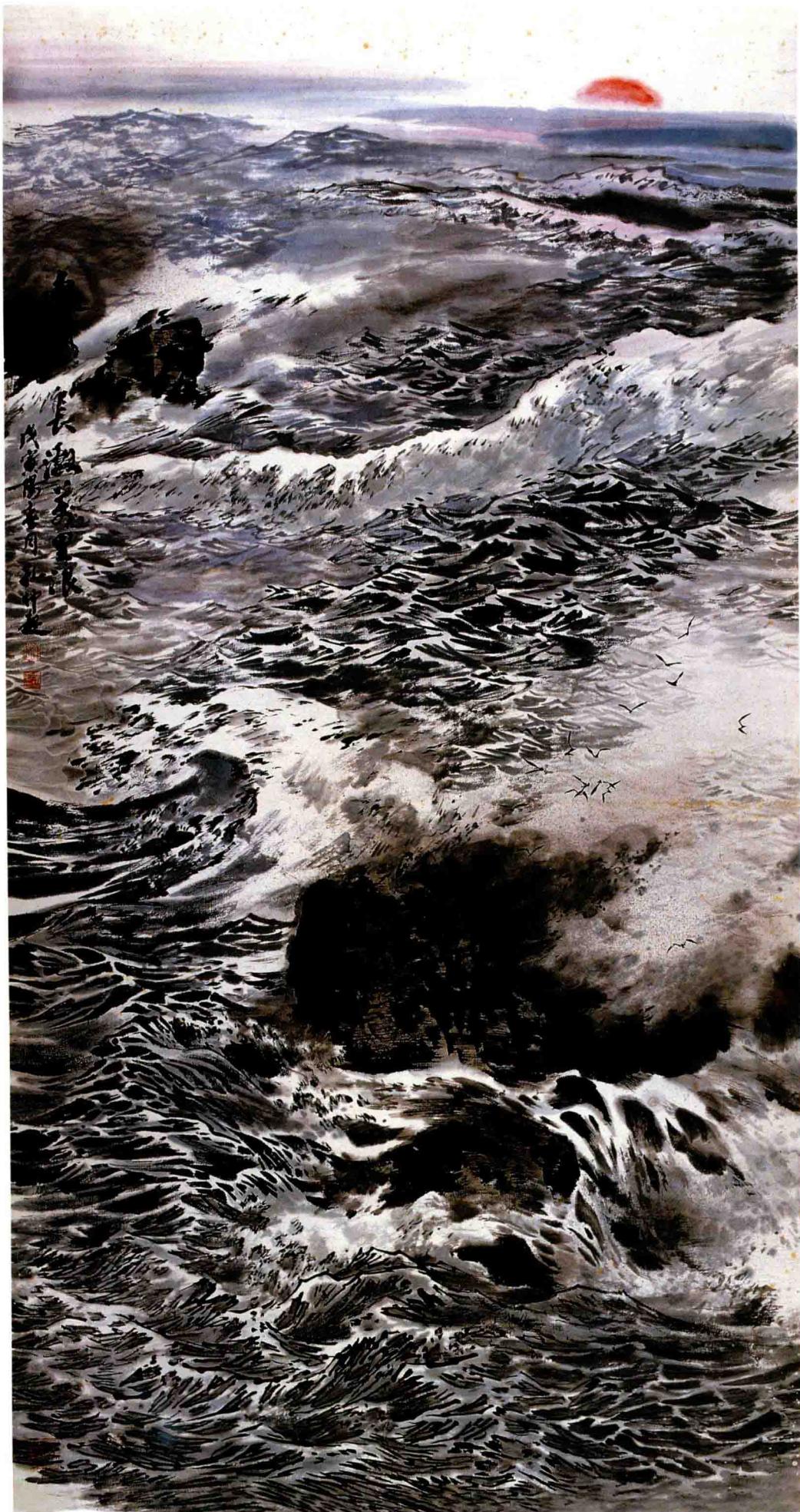
《夕陽山外山》 136.8 × 68cm · 2006年



《輕舟已過萬重山》 138.5×69cm，1996年



《千山萬重石》 69×136cm，2007年



《東風長激萬里浪》 179.5 X 96cm 1998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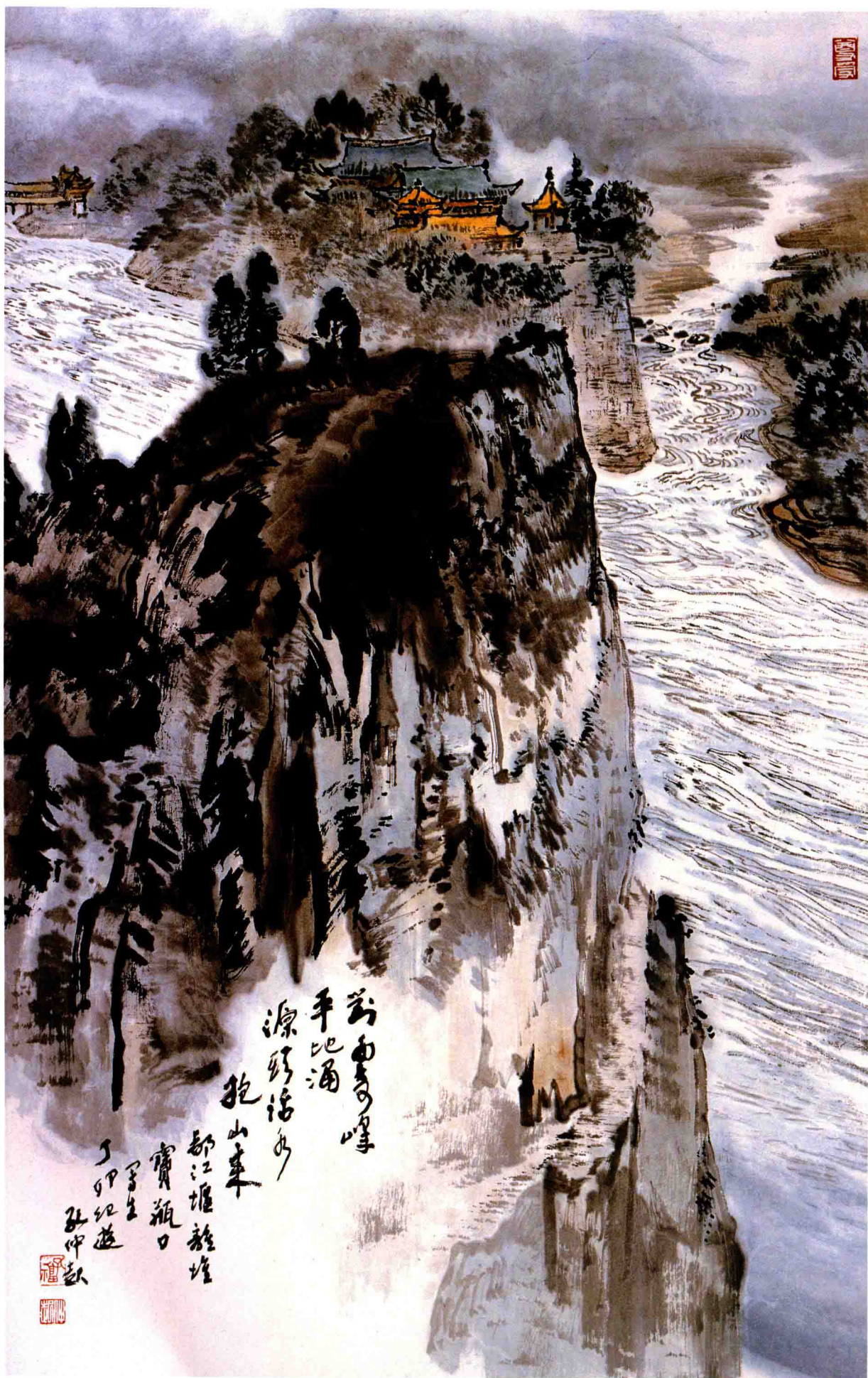


《黄河之水天上来》(之二) 182×144cm, 2003年





《海寧民工搶修海塘》 44×120cm, 1958年



《對面奇峰平地湧》 84×52cm 1987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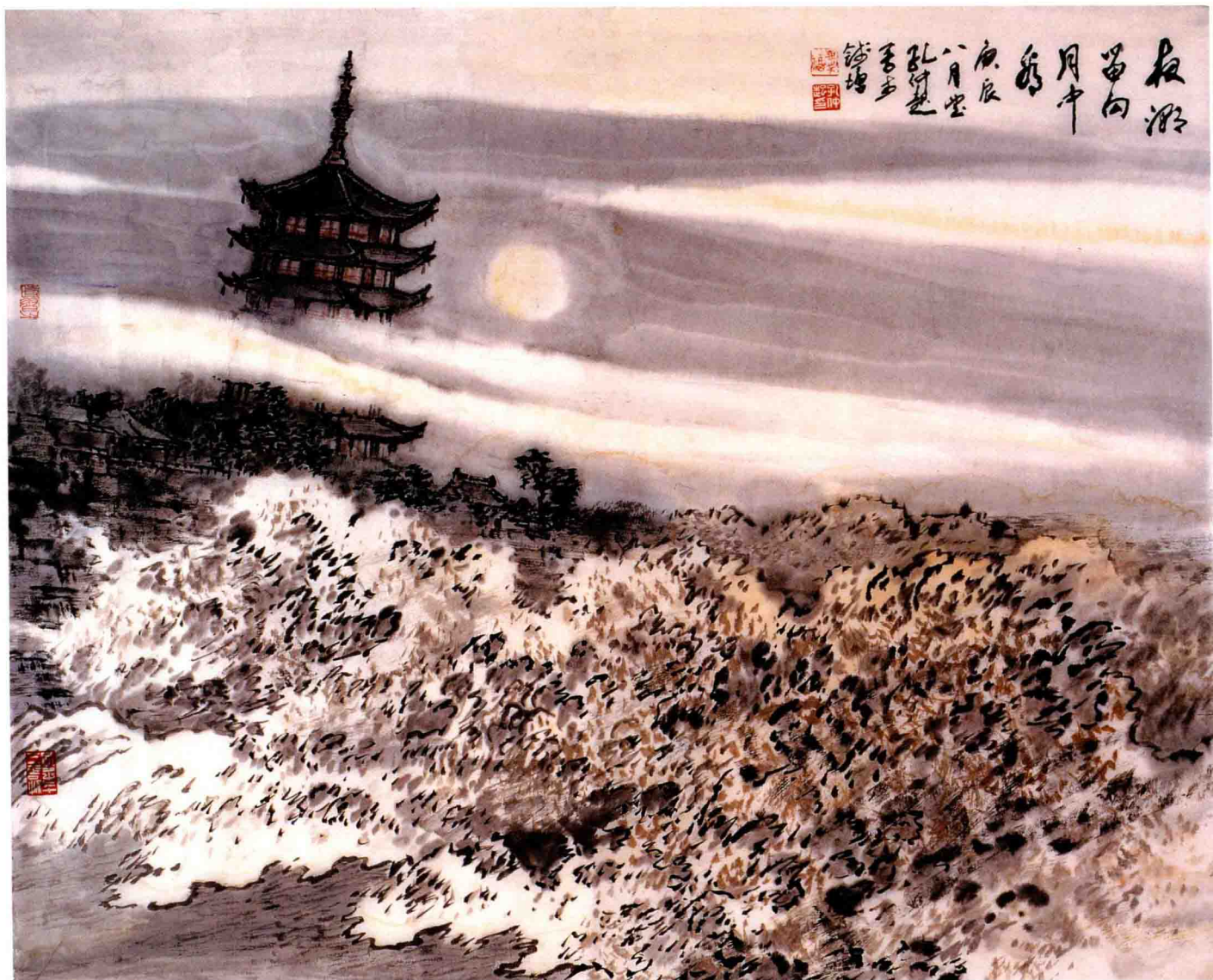


《朝謁祖陵》 143.6×98cm, 2003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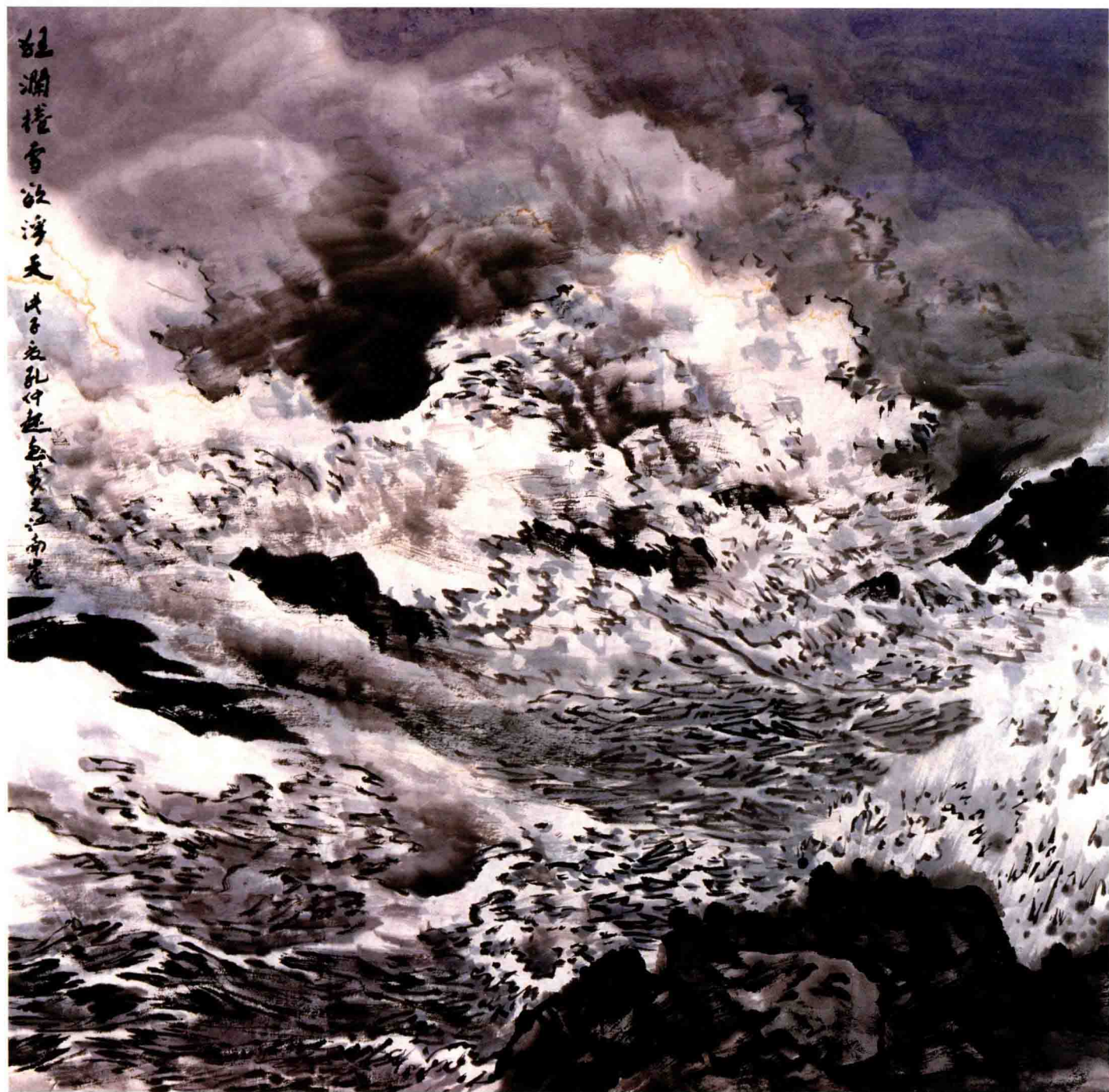


《碧海飛天花》 67.5×137cm, 2008年





《夜潮留向月中看》 60×68cm, 2000年



《狂瀾卷雪欲浮天》 69×69cm, 2008年

